

【风过留痕】

好人陈叶翠

□杨曙明

认识陈叶翠大姐多年了,得知她去世的噩耗,心里很悲伤,看着央视播出的《“小巷总理”病逝,居民含泪送行》,热泪夺眶而出,心中也不由得念叨,上苍啊,你为何不让这样的好人在世上多留些年?

2015年岁末,在济南市文明办和齐鲁晚报组织的“责任市民”评审会上,我和陈大姐又见面了,我们都是评审组的成员。她邀请我到他们社区讲讲历下文化,我几番推辞,但拗不过她的盛情,也了解她的“当真”,最终还是答应下来。过后她又给我打了幾次电话。按照商定的时间,我再次来到了甸柳一居,在她的主持下,给居民代表们讲了那课《历下文化》。没想到那次见面竟然是永别,说来令人唏嘘不已。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陈大姐就是爱做好事而且天天都是如此这般的人。她扎根社区30年,白加黑,5加2,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我想,她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人。

关心弱势群体需要大爱无疆的品德,60多岁的吕大爷常年独居,靠着低保费维持生活,因为无人照顾,家里乱糟糟的。于是,陈大姐成了他家的常客,帮

他打扫卫生,帮他拆洗被褥,帮他买这买那,以致吕大爷至今始终不能接受陈大姐已经去世的现实,逢人就问:“书记什么时候上班啊?她到底去哪了呀?怎么见不着她了?我找她有事呢,我想她啊!”

公而忘私难免搬家舍业,陈大姐的女儿杨敏对此体会最深。“妈妈越来越忙了,晚上开会,经常把我反锁在屋里。我时常一觉醒来,喊妈妈却没人答应。有时饿了,抓起妈妈治嗓子的含化片就往嘴里塞。”“我7岁就学着做饭,要照顾妈妈。”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对陈大姐而言,则是“忙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女儿眼里,妈妈是个“电话煲”“会贩子”,因为她一天到晚总有打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我们家的房子虽小,但经常成为社区的会议室。为了不影响我学习,爸爸只好把一楼的小院搭上房顶,作为我的住处和书房。”“为了建设和发展社区文化,妈妈不仅把家里的电脑搬到了社区,还借了俺的压岁钱……”人心都是肉长的,听到这些,何人能不心碎,谁人又能不心酸?

1999年初夏,齐鲁晚报刊登了陈大姐热心救助失足青年的报道。之后不几天,她便收到了来自枣庄运河监狱的两封信和240元钱。寄信人叫郑伟,是正在服刑的济宁人。他三岁丧母,父

亲残疾,家境贫寒,因犯盗窃罪被判刑11年。当他看到陈大姐的事迹报道后,很受感动,寄信托她把钱送给最需要的人。陈大姐了解详情后,便与他建立了书信联系,不仅逢年过节寄衣物,还鼓励他报考函授学院,并在2000年中秋节专程前往探视。郑伟对此感恩不尽,积极改造,最终被减刑三年。当他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陈大姐又帮他安排了工作。素不相识,真诚相助,陈大姐由此成了郑伟的“陈妈妈”。

“听取居民倾诉要耐心,研究居民问题要专心,做居民思想工作要细心,为居民排忧解难要有爱心。”朴实的语言胜过豪言壮语,大爱的行动胜过真知灼见。陈大姐的手机号同时也是社区居民的服务热线。在她昏迷的十天时间里,她的手机里竟然有6000多条未读信息。里面有问候,也有工作探讨,但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对她的牵挂、关心和期盼。

前些年间,我经常因公到甸柳一居去。每次去那儿,都会被她的热情所感染,都会被她的敬业所感动。甸柳一居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开放社区,居住人口密集,居民成分复杂,这本是矛盾纠纷、案件多发的地方,可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原因其实很简单,而且人人心里都明白,因为那里有个“好家长”陈叶

翠。为了老有所养,她组建了13个志愿者服务队,还办起了社区食堂;为了丰富文体活动,她组建了17个文体活动队和两个俱乐部;为了解决残障人士和下岗人员就业难,她创办了手工小工厂;为了老有所学,在她的操持下,甸柳一居的老年人大学应运而生,声乐、舞蹈、太极拳,引得不少外居的居民慕名而至。

2013年春,在“山东好人”的颁奖典礼上,陈大姐的颁奖词是:“岗位平凡,责任如山,为政以德,奉献肝胆,把共产党员的先进理念和平凡工作完美融合,把人民的重托化作汗水和心血,在富民强鲁的壮丽事业中,永远闪耀着他们生命的光华。”

2017年11月12日上午9点多钟,甸柳一居的甸新东路上,挤满了前来为陈大姐送行的居民。已经不在社区居住的张大美拄着拐杖来了,坐着轮椅的居民沙元强也来了,人们不约而同齐聚到这里,扯着横幅,满面戚容,等待着为陈大姐送行。10点整,灵车缓缓而来,又缓缓驶过,他们挥手相送,眼泪成为心声:“陈主任,一路走好。”

《社区我的家》是“甸柳一居之歌”,也是陈大姐最喜爱的歌。缅怀陈大姐,歌声响起来,“社区我的家,是个温暖的家;社区我的家,是个幸福的家;社区我的家,是个和谐的家;社区我的家,是个美丽的家……”

【美国小城故事】

校车司机琳达

□伍国

琳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校车司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的儿子曾经坐她的车上下学。

她不完全普通,因为她对孩子的关心远远超过一般例行公事的校车司机。而且,不得不说,她总是满脸笑容,对孩子的温暖和关切,超过其他几乎总是板着脸的男司机。

琳达会把车变成一个教室。她专门准备音乐播放,叫每一个小孩的名字,边开车边问小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把车上的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

她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一个公寓里,收养着一个重度低功能自闭症的孩子。说是孩子,其实大概也有四十岁了。据说,当年不知道是什么缘分,让丧偶的琳达遇到了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布莱恩,可能是在教会,也可能是在什么别的场合。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是需要缘分的,就像在国内,有收养过孩子的人说,在孤儿院一眼看到某一个孩子,一刹那就觉得是自己想要养大的,有一种触动。当年的琳达连说话带比划,告诉布莱恩:你的父母在天堂里看着你。



琳达决定收养布莱恩,被自己的亲生孩子坚决反对,但她不为所动,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儿子早就不坐她的车了,但是每年的每一个节日,我们都会收到琳达寄来的贺卡,上面每次都有布莱恩歪歪扭扭的签名。他唯一能写的就是自己

的名字。

虽然做不到次次回复,不过,我还是尽量在一些重要节日的时候,买来贺卡,勒令儿子坐下来,写几句话给琳达。今年我附上了一张儿子最新的照片。她很快回了一张卡,表示自己看到照片非常开心。

有一天,琳达竟然开着车,带着重度自闭的布莱恩来敲门了。在美国,这种不经预约的造访是极为少见的。琳达和我们聊了很多,也包括工作上的一些小牢骚,比如那些当官的人怎么享受,而她的待遇并不好。倾诉这样的内容,倒恰恰显出她也是个很普通的人,不是圣人,她也有她的牢骚和不满。只不过,就算说不怎么愉快的话题,她也是笑着的,而且,说过了,也就算了。

她说,她想我儿子了,想来看看我们。然后,和我儿子合了一张影,愉快地告别了。

【性情文本】

留守父亲

□高绪丽

前半个小时,我还在商场里四处瞎逛;后半个小时,我已经踏上了回老家的路。不满12周岁的女儿用我平日里教导她的话反问我:“妈妈,你这样子,算不算想一出是一出?”

想想之前回老家,哪次都是提前打电话给母亲,跟她报备一下我的行踪,也给母亲留出准备的时间,比如准备做哪些好吃的,还有准备我往回带的自家产的菜。可是现在,母亲身在北京帮妹妹照看孩子,只留下父亲一人在家守着老房子,我想不出打电话给父亲应该说些什么,索性直接驱车回老家。

冬天的阳光,因为温暖,尤显得弥足珍贵。车子刚拐进村子,眼尖的女儿便从村委南墙根下坐成一排晒太阳的村里人中认出了她的姥爷。我凑近那个已经露出老态的男人跟前,摇下车窗,喊了一声:“爸,上车吧!”我看到父亲的眼神愣了一下,紧接着变得明亮起来,有些语无伦次,“你怎么回来了?”看见我想要下车,又道:“别下来了,家去吧,外面冷。”隔着车玻璃,我有些不忍心,“爸,上车一起吧!”父亲难掩脸上的喜色,转过身给他

身后一起的那些人摆了摆手,然后拿起马扎往家走,几步就把我们的车甩出老远。

怪不得人人都说“女人家”三个字,这个家没有了女人来收拾,总觉得少了点烟火气,到处冷冷清清。我找出抹布蘸着餐洗净把锅台边的厚油腻来回搓了搓,又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全都搬出来洗了一遍。父亲站在我身旁,满怀歉意,“你一回来说就撿掇,其实不用全刷的。”言下之意,他平日里常用的碗盘就那么两三个。想想也是,母亲在家时,两人吃饭也有个伴儿,现在父亲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吃,再丰盛的菜也吃不出原来的美味。

吃完饭,父亲坐在沙发上,与我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爸,跟我回城里过冬吧,城里有暖气,小钰也想你。”小钰是我的女儿,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之前妹妹曾多次来电话,想说服父亲去北京陪着母亲一起,甚至还要开车回来接父亲,可父亲坚持不肯离开老房子。这次无论怎样,我还想试试。没想到父亲依旧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家里不冷,冷的话,我可以多烧烧炕,门口劈好的柴火摆了那么

多。再怎么讲,我也不能把家摺了不是?”

我还想继续劝劝,寻思寻思,终是没再张嘴。我相信,父亲一定有他坚持的理由。这座看上去有些破旧的老房子,里面不仅装满了父亲与母亲的爱情,也安放了我们姐妹成长的每一个脚印。

东屋桌子上的老式台钟,是与母亲结婚时父亲去买的,听说还费了不少周折。女儿小的时候,曾被正点的“当当”声吓哭过几回,后来母亲的睡眠出了状况时,我劝母亲把它换成静音的石英钟,可是母亲始终不肯松口。

北窗旁边那台可以当做古董的金龙落地电风扇,还是生妹妹那年买的。头些年这个电风扇坏了,扇叶不转了,我先斩后奏地把空调直接买回来了,可母亲硬是逼着我把它给退回去,还安排父亲做了回修理工。最后,那台承载着太多岁月痕迹的金龙电风扇依旧一路凯歌,继续陪伴着父母亲度过许多个炎热的夏天。

院子西面草屋子的木椽窗上依旧挂着生了锈的大小小

的镰刀,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把,曾在我用它割麦子时,把我的手割破了皮,流出鲜红的血来。门后的锄、镢和耙子,已经被闲置很久了。如今地里的农活多被机器取代,它们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但父亲还是不舍得扔掉它们。父亲总说,庄稼人就得有庄稼人的把式。父亲还说,看到了它们,也就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其实,像父亲这般,不肯陪着妻子去住城里儿女家,宁肯独自一人守着空落落的老房子的留守父亲,在我们村子里,不在少数。为儿女奔波了一辈子,到了年岁大时,还要为儿女忍受两地分居,留守父亲的苦,又有多少做儿女的能够真心体会?

从老家回来时,父亲把车子后备箱塞得满满的。我不放心,又嘱咐了几句:“吃饭不能凑合,实在不行就去镇上的超市买一些,换换口味。”父亲听后笑道:“行了,别跟你妈妈似的那么唠叨,你们想家了,随时都可以回来。”

那一刻,我似乎懂得了父亲的坚守。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懂得,那个家,有他在,随时可以收留我们。